

中國名相傳

下

清·潘博輯

黃山書社



中國名相傳卷下

趙普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唐幽帥趙德鈞連年用兵。民力疲弊。普父通舉族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陽。普沈厚寡言。鎮陽豪族魏氏以女妻之。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詞辟爲從事。詞卒。遺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質奏普爲軍事判官。宜祖臥病滁州。普朝夕奉藥餌。宜祖由是待以宗分。太祖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啓太祖訊鞠之。獲全活者衆。淮南平。調補渭州軍事判官。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鎮宋州。表爲掌書記。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詭擁麾下。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京師。普願從。太祖笑曰。若勝肯介乎。從平上黨。遷兵部侍郎樞密副使。賜第一區。建隆三

集權中央。
所以懲唐
末藩鎮之
弊也。然宋
世州郡形
勢太弱。故
夷狄盜賊。

年拜樞密使檢校太保。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勅普以爲言。上曰。卿但進勅。朕爲卿署之可也。普曰。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資儀曰。今皇弟尹開封同平章事。卽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旣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在宰相後。不知印。不預奏。也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先是宰相兼勅。皆用內制。普相止用勅。非舊典也。太祖數徵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褥地坐。堂中爇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旣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勸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充。

起而莫禦。
此所謂去。
一弊而得。
一弊天下。
固無全善。
之法哉。

實。開寶二年冬。普嘗病。車駕幸中書。三年春。又幸其第。撫問之。賜資加等。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廊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普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歎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普爲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將下制逐普。賴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即令分異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尙食蔬圃以廣其居。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飲法。及劉偉僞作攝牒得官。王洞書納賂可度。趙孚授西川官。稱病不上。普皆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接問。悉抵罪。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益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爲河陽三城節度檢校太傅同平章。

事。太平興國初入朝。改太子少保。遷太子太保。頗爲慮多遜所毀。奉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命柴禹錫趙鎔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普願備樞輔。以察姦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托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懷。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勸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爲武勝軍節度校檢太尉兼侍中。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雍熙三年春。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曰。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關外。屢聞克捷。深懷輿情。然晦朔屢更。薦臻炎夏。飛輓日繁。戰鬥未息。老師費財。誠無益也。伏念陛下自勇平太原。懷德閭閻。混一諸

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廣濟。遠人不服。自古聖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竊慮邪詔之輩。蒙蔽睿聰。致興無名之師。深蹈不測之地。臣戰披典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暇。一賜觀覽。其失未遠。雖悔可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動搖百萬之衆。所得者少。所喪者多。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於不虞。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滯。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爲可慮。苟或更圖稽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秋序。邊庭早涼。弓勁馬肥。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曷敢興言而沮衆。蓋臣已日薄西山。餘光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斯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之富庶。將見邊鋒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俗。相率嚮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詔之徒。謂契丹主少事多。所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以爲萬全。臣竊以爲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

其妄謬。正姦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尙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爲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賜手詔曰。朕昨者與師還將。直令曹彬米信等頓於雄霸。裏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安。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威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門。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遼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況朕驢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民陷於邊。患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疆場之事。已爲之備。卿勿爲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普表謝曰。昨以天兵久駐塞外。未克恢復。漸及炎蒸。事危勢迫。輒陳狂言。甘俟憲章。陛下特鑑衷誠。親紓宸翰。密諭聖謀。臣竊審命師討罪。信爲上策。將帥能遵成算。必可平定。惟其不副天心。由茲敗事。今旣邊鄙有備。更復何虞。況陛下登極十年。坐隆大業。無一物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寧。所宜端拱穆清。審神和志。自可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武。與契丹較勝負哉。臣素虧壯

志矧在衰齡。雖無功伐。願竭忠純。觀者咸嘉其忠。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自梁國公改封許國公。會詔下。親耕藉田。普表求入覲。辭甚懇切。上惻然謂宰相曰。普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其請。既至。慰撫數四。普嗚咽流涕。陳王元僖上言曰。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由登用得其人也。今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民爲心。歷考前王。誠無所讓。而輔相之重。未偕曩賢。況爲邦在於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莫先於賞罰。斯爲政之大柄也。苟賞罰匪當。淑慝莫分。朝廷紀綱。漸致隳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衡軸。直躬敢言。以辨得失。然後彝倫式序。庶務用康。伏見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開國元老。參謀締構。厚重有識。不忘希求恩顧。以全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聖朝之良臣也。竊聞儉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噉噉。惡直醜正。恨不斥逐。遂微以快其心。何者。蓋慮陛下之再用普也。然公矚之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啟沃君心。羽翼聖化。國有大事。使之謀之。朝有宏綱。使之

舉之。四目未察。使之明之。四聰未至。使之達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君以道。則無苟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以馳驚。聲勢者氣索。縱巧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沈冥廢滯。得以進。名儒懿行。得以顯。大政何患乎不舉。生名何患乎不康。匪踰期月之間。可臻清靜之治。臣知慮庸淺。發言魯直。伏望陛下旁采羣義。俯察物情。苟用不失實。邦國大幸。藉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爲之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帝謂之曰。卿國之勳舊。朕所毗倚。古人恥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時樞密院副使趙昌言。與胡旦。陳象輿。董儼。梁顥。厚善。會旦令翟馬周上封事。排毀時政。普深嫉之。奏流馬周。黜昌言等。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驕肆僭侈。大爲不法。普廉得之。盡以條奏。利用坐流商州。普固請誅之。其嫉惡強直皆此類。李繼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令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爲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爲同列所窺。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

車駕屢幸其第省之。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勉從之。以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書令。普三表懇讓。賜手詔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不同他等。無至固讓。俟首塗有日。當就第與卿爲別。普捧詔涕泣。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書及國家事。上嘉納之。普將發。車駕幸其第。淳化三年春。以老衰久病。令留守通判劉昌言奉表求致政。中使馳傳撫問。凡三上表乞骸骨。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料。令養疾。俟損日赴闕。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齎詔書賜之。又特遣使賜普詔曰。卿頃屬微疴。懇求致政。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耋。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仁聞有瘳。與朕相見。今賜羊酒如別錄。卿宜愛精神。近醫藥。強飲食。以副朕眷遇之意。七月卒。年七十一。初太祖側微。普從之游。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性深沈。有岸谷態。

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太宗入弭德超之譏。疑曹彬不軌。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歎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祖吉守郡。爲姦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黷。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社可特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墮陛下敕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眞宗咸平初。追封韓王。

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居郎。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陸贄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論置以聞。賜錢二十萬。代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親拜左補闕。知制誥。勅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蹟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與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未幾遷都官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賜第麗景門。上謂之曰。凡士未達。見富世之務。戾於理者。則快快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常盡其所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尙書。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

位。普甚推許之。俄丁內艱。起復。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主是蒙正奏曰。臣奉申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黽穴。不露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隸蒙正。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椰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化中。右丞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尙書。復相李昉四年。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燬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覆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聽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羅關掠。下則火災。上則警蹕。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賦。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咸集。故繁盛。

蒙正之守
道持正不
以人主之
喜怒易其
所守。頗與
魏徵相近。

如此。臣嘗見鄴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骨骸。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諫。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資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聽。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爾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國列悚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眞宗卽位。進左僕射。會嘗奉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緡以助川。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開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人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祿年授太子太師。封萊國公。改封隨。又封許。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日。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固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惟願以陛下百姓爲念。上嘉納之。因遷從簡太子洗馬。知簡奉禮郎。蒙正至洛。有園亭花

本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
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
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
曰。兒子十許歲。欲令人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
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卽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
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許國之命甫下而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文穆。蒙正
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賊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賞時勾索不如
意。今報之爾。上命卽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爲絳州團練副使。
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賊。蒙正不辨。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
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

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晉兵部侍郎。端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歷國

子主簿。太僕寺丞。秘書郎。直弘文館。換著作佐郎。直史館。太祖卽位。遷太常丞。知澶
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西上。開門使郝崇信使契丹。以端假太常少卿爲副。八年。知
澶州。未上。改司門員外郎。知廣都府。賜金紫。爲政清簡。遠人便之。會秦王廷美尹京。
召拜孝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
上備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
請從行。羣坐王府親吏請託執事者。遣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參軍。移汝州。復爲太
常丞。判寺事。出知藥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雨。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員
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橋。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遷戶部郎
中。判太常寺。兼禮院。選爲大理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僊尹開封。又爲判官。
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輸于府。端方決事。
徐起候之。二使同。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肅從者曰。取帽來。三使曰。何遽至此。端曰。
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卽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

凡志遠量
大者於小
節無行。每
多脫畧。其
平居無事
時。每不知
曲廉小謹
之人之可

考課院。羣官有負譴責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飢寒爲請。至端即奏曰。臣前佐藥廩。以不檢府吏譴據商州。陛下復擢官籍。尋用。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卽以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爲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初端兄餘慶建隆中以藩府舊僚參預大政。端復居相位。時論榮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變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慮與寇準同列。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